

最新整理校注本

西遊記

(明) 吳承恩 原著
李洪甫 整理校注

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修订

上

人民
出版
社

014005611

I242.4
236
V1

最新整理校注本

西遊記



(明)吴承恩 原著
李洪甫 整理校注

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修订



I242.4
236
V1

人民出版社



北航

C1692395

关于重新整理《西游记》的几个问题

李洪甫

《西游记》是拥有最广泛读者群的古典小说之一，除了少数的研究者，广大读者心目中的《西游记》名著以及被译成近 20 种文字的《西游记》的中文底本，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据明刊金陵世德堂本“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以下简称“世本”）的整理本（以下简称“人文本”）。人文本的整理者和出版者，为《西游记》文化的广泛传播作出了贡献。该书自 1955 年初版、1980 年再版，至今已半个多世纪，在国内外影响深远。除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外的其他出版社出版的《西游记》，大多照搬人文本，以致人文本的疏失和讹误与许多家出版社自称是自己“校勘、整理”的《西游记》中的错误，惊人的一致。

多年来，我们对明代刊本《西游记》做过一些整理和勘误的工作。2006 年，我们组建了“明刊《西游记》汇校”项目组。工作开始后，发现人文本存在的疏误体量甚大，问题也比较严重。于是，我们用近 3 年的时间完成了对该本的校勘工作，分别就 100 回正文以及“附录”共出校记 5368 条，附于各回回末。

2009 年 6 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采用我们的成果，与我们签订了第 3 版的出版协议。同年 9 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将我们 2009 年 4 月申报的“人文本《西游记》勘误”立项，要求我们：

探讨利用这些校勘成果，重新校点、整理新的《西游记》版本，将成果付诸应用。

有利于为广大民众提供这一中国古典文学重要经典的最完善最权

关于重新整理《西游记》的几个问题

威的版本。

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准，2010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依据我们提交校记中的3100多条，对第2版《西游记》作了修订，出版了第3版（见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5月第3版《西游记》的“修订说明”）。

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评审专家组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价意见》，我们在对全部校记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再次投入对《西游记》的重新校点、整理。

底本、参校本的选用与择善而从

本次整理以世本为底本，唐僧家世部分以明刊《唐三藏西游释厄传》（以下简称“朱本”）为底本。底本的缺文和明显的讹误首依明刊《鼎镌京本全像西游记》（以下简称“杨闽斋本”）、明刊《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以下简称“李本”）、明刊《新刻增补批评全像西游记》（以下简称“闽斋堂本”），诸本间差异又难以裁夺的，又比对了明刊朱本和明刊杨致和的《西游记传》（以下简称“杨本”）；次参清刊本《新说西游记》（以下简称“新说本”），并在回末的校记中逐一注明。鉴于人文本的广泛影响，就其所作的勘误也在各回的校记中注出。底本、参校本等相互抵牾、又皆不能允当者，再依次比对清刊《西游证道书》（以下简称“证道书”）、《西游真诠》（以下简称“真诠”）、《西游原旨》（以下简称“原旨”）等，作出选择。通过反复的比对和斟酌，出注10000多条。如本书仍有选择不当者，由于现存所有《西游记》善本的相关信息皆一一呈现于校记中，出版者、学者乃至读者可以不经检索，重新作出更好的判断。我们期望为《西游记》的不断完善提供准确可靠的文献依据，为研究者、读者省却翻检之劳。

“世本”在现存《西游记》的各种古本中，是最接近百回本原著的善本。对待这样的文学古籍，我们应当审慎地维系世本的“原生态”——对于原著，尤其是涉及带有成书时代社会背景和语言特色的文字，不能确认讹误、勉强可通的，可以存其旧观，以备考订；凡有更改，一般都出注。

人文本在一九七九年十月《关于本书的整理情况》里写道：

本书是根据明刊本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摄影的胶卷并参考清代六种刻本校订整理的。初版于一九五五年，以后印过多次，这次重排，又用世德堂本作了复校，并用明崇祯本作了校核。

就是说，人文本整理的参校本只选择了清刊本。其基本内容从一开始就缺少除世本之外的明刊本《西游记》的原始信息，包括虽然简略却与世本的问世年代相当的朱本、杨本和晚于世本仅10年的杨闽斋本以及时代尚不够清楚的明刊本《唐僧西游记》（以下简称“唐僧本”）、闽斋堂本。直到1979年，才从中国历史博物馆得到明末崇祯年间的李本“作了校核，订正了一些文字”。遗憾的是，1980年第2版里的许多讹误又正是因为盲从了李本。

上述除世本外的六种明刊本的文献价值是人文本选作主要参校本的“清代六种刻本”难以替代的，明刊本在传存明代的语言特色、习俗俚语、文物制度乃至衔接相关西游故事的元、明代杂剧、戏曲等方面，更是不容忽视的。比如，世本第八十二回写猴子钻在老鼠精腹中时的一段韵语，中有两句：

蓝桥水涨难成事，袄庙烟沉嘉会空。

袄，读作“xiān”，袄庙，指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的拜火教的庙宇。《西游记杂剧》第五本第十七出《女王逼配》里写道：

披金甲，貌堂堂，持宝杵，气昂昂。莫不是淹蓝桥、烧袄庙的腌神将？比唐僧模样更非常。

所以世本无错。此也算是世德堂本与《西游记杂剧》关联的表征之一。袄庙，不是佛庙，杨闽斋本同世本；更晚的闽斋堂本作“袄”；而明末崇祯间的李本以及清刊本皆将“袄”误改作“佛”，所以，人文本第1版从清刊本误；第2版加李本为参校本后，又沿用了李本之误。如果能够参校晚于世本仅10年的杨闽斋本，此误完全可免。

1979年在采用明刊本李本进行“校核”时，人文本又忽略了李本中正确的重要信息，以致第1版的一些讹误，一误再误。

如第九十一回，世本写猴子怪罪四值功曹护驾来迟：

行者恨恨的要打。

恨，读“gèn”，明刊杨闽斋本、李本、闽斋堂本皆同世本。人文本第1版从清刊本改作“恨”；第2版没有重视新增李本显示出的不同信息，又没有参校其他明刊本作进一步比对，依然从清刊本作“行者恨恨的要打”。恨，不能读作“恨”。元杂剧关汉卿的《救风尘》第三出有“只见他恶恨恨摸着无情棍”。杂剧《二郎神醉锁神魔镜》更有“出对子，齐臻臻天兵排列，恶恨恨寻对垒，咚咚鼓响似春雷”。人文本脱离了与元、明时代西游故事内在的衔接和合理的对应，就维系《西游记》的原生特质而言，是一个重要的

疏失。

又如，底本世本的第十五回第五十五页、第五十六页缺，本应从明刊李本补。结果还是袭承了清刊本之明显的讹误。李本写道：

二神道：“大圣自来不曾有师父，原来是个不伏天、不伏地混元上真，如何得有甚么师父的马来？”行者道：“你等是也不知。我只为那班上的勾当，整受了这五百年的苦难。今蒙观音菩萨劝善，著唐朝驾下真僧救出我来，故我跟他做徒弟，往西天去拜佛求经。”

李本的“故”，是说猴子拜师的因果——因为山神、土地不理解“原来是个不伏天、不伏地混元上真，如何得有什么师父”，而且会辛劳于什么师父的马，所以问猴子。猴子讲述了跟唐僧做徒弟的缘故，用“故”，前后呼应，允当通畅。人文本从新说本作“教”，不利于孙悟空桀骜难驯的情性特质的突显以及故事发展脉络前后照应的紧密连接。

可见，即便1979年参校了明刊李本的人文本，也没有能进行严格的逐字比对。

诸多参校本在择字的判断上差异很多，整理者应尽可能择善而从。本次重新整理，通过比对，发现了更大体量、性质更加严重的讹误。仅就人文本在《关于本书的整理情况》（该文印在人文本的开头，沿用了数十年）中所列出的认为是改得比较精准的例证而言，有的竟是典型的讹误：如第四十七回写孙悟空与老者的对话：

行者道：“要吃童男女么？”老者笑道：“正是。”

世本的“笑”，当“哭”之误。前文有“那两个老者一齐垂泪”、“跌脚捶胸”语，所以新说本改作“哭”；杨闽斋本、李本、闽斋堂本同世本；证道书、真诠、原旨删去“笑”字。审读诸本，新说本改作“哭”字，是最允当的。但是，人文本在《关于本书的整理情况》里写道：

我们就根据《西游真诠》删去“笑”字。

删去一字，不如换一个能体现情节又允当的字，既能尽量保留底本的本意和行款、句式，又能增加文字感染力。人文本的整理者虽然声称已经“参考”了新说本等“清代六种刻本”，却没有注意到新说本的改动，“就根据《西游真诠》删去‘笑’字”。

又如：世本第八十三回写猪八戒“嚇得仰天大笑”，此处的“嚇”，指张开嘴。如郭璞《江赋》：“或爆彩以晃渊，或嚇腮乎岩间。”此指八戒见妖精再次撮走师父，依照过去的经验，深知妖精必除，故而张嘴仰天而笑。与下文所写“事无三不成”，“再进去一遭，管情救出师父来也！”相呼应。取经路

上，大凡遇到这种情况，猪八戒常常大笑。杨闽斋本、李本、闽斋堂本、新说本皆同世本。证道书、真诠作“忍不住”。人文本在《关于本书的整理情况》里说：

“仰天大笑”；似乎不应由“吓得”而来，我们就根据《西游真诠》把“吓得”改作“忍不住”。

人文本的理解，是没有注意“嚇”的另一种释读，此处的“嚇”，读“hè”，不读“吓 xià”。改作“忍不住”，显然违背世本的本意。

除了整理说明，目录的回题仅千余字，需要更正和出注的却有53处，有的是底本和参校本的讹误，有的是人文本的疏失。例如，世本目录第四十回的回题“婴儿戏化禅心乱 猿马刀圭木母空”，世本的“圭”，清楚无误。其第八十八回就有“金木施威盈法界，刀圭展转合圆通”句，但世本正文的回题却又作“归”。同一本书，自相矛盾。考“刀圭”，指沙僧；“金木”指猴子和八戒。明刊杨闽斋本、李本、闽斋堂本皆作“圭”；乾隆新说本虽然目录误作“归”，但正文作“圭”。人文本既没有用明刊本参校，又没有认真比对自称是作为参校本的乾隆新说本的正文，所以，一错再错，将目录、正文一概改作“归”。将这个明显的硬伤一直带到今天。

至于正文中的错误，通过重新整理的比对，发现的体量更大。如：

世本第八十二回写老鼠精的三寸金莲作：“一对金莲刚半敲，十指如同春笋发。”明白无误。人文本将“敲”改作“折”。脚，如何“半折”？又如何“刚”？同是世本的第十回写道：“桥长数里，阔只三敲”。敲，是指用手指伸开量长度，一敲是五寸长。如常人会说：“这个小孩，一敲五寸长，心眼子不小！”此处的“刚半敲”，指刚刚够半敲长的小脚。

又如，如来交代观音寻找取经人时要踏看路道，不许在灵汉中行，须是要“半云半雾：目过山水，谨记程途远近之数。”世本的“灵汉”，指区别于人间云霄的灵仙界天域。如唐赵彦昭《奉和七夕两仪殿会宴应制》：“青女三秋节，黄姑七日期。星桥度玉珮，云阁掩罗帷。河气通仙掖，天文入睿词。今宵望灵汉，应得见蛾眉。”又见宋欧阳修《鹊桥仙》：“月波清霁，烟容明淡，灵汉旧期还至。”此两例皆是就灵仙境界的咏叹，非人间景境。此是指如来要观音亲见人间山水，踏看道路，以照应以后唐僧取经队伍所经历的真山真水，世本准确无误。明刊杨闽斋本、闽斋堂本同世本；人文本却将“灵”改作“霄”。

再如，人文本不仅较多地删改明刊底本，还盲从参校本随意地添加。如第五回，玉帝宣召猴子让他看管蟠桃园，“那猴王欣然而至”，清楚无误。

人文本将“欣”改作“欣欣”，没必要改简作繁。《史记·张丞相列传》就有“上欣然而笑”的写法。

八十一难是全书情节的主线和梗概，历代古本差异甚大。本项目的整理严格遵循以世本为底本的原则，尽量维系世本所写八十一难的原貌，遇有讹误，参校诸本，择善而从。只要不违背故事的发展顺序、不损伤上下文脉的衔接、基本合理又可通者，不轻易改动。

如世本第三十三回：

那大圣力软筋麻，遭逢他这泰山下顶之法，只压得三尸神咋，七窍喷红……又被他遣山压了。可怜，可怜！你死该当，只难为沙僧、八戒与那小龙化马一场！

猴子被压成如此惨象，极为少见；取经人又全部被捉，一场大难！不可缺，世本此处作“山压大圣二十五难”；明刊杨闽斋本同世本，人文本则删去。

而第九十回写玉华国王子学武、取经人找回失落兵器的故事，世本已列出“失落兵器”、“会庆钉钯”两难，人文本又从李本添加了与会庆钉钯属同一故事的“竹节山遭难”。

总之，如果不经重新整理，我们很难把这些延续400多年涉及15个重要版本的许多问题搞清楚。

唐僧家世底本的改换和整理

我们在整理过程中，经过细审比对，发现世本目录中唯缺少“第九回”的回目序号，并有挖除的痕迹，可能与删除唐僧家世相关。人文本整理时，因为看到世本里没有唐僧家世，即将清刊本的唐僧家世附入，全国包括台湾（如台北里仁书局的《西游记校注》）等地区的数百家出版社的《西游记》，照搬不误。如此“跨时代”拼凑的“关公战秦琼”之嫌，一直延续至今。1980年，人文本第2版在《关于本书的整理情况》中还没有想到明刊本中确有唐僧家世的存在，认为依照标有“书业公记”的乾隆新说本附录唐僧家世是最好的选择：

很可能是有一段叙述唐僧出身的故事的，世德堂本把他刊落了。

明崇祯本情况与世德堂本相同。其后，《西游证道书》本补出了这一段，《西游真诠》、《新说西游记》各本，都照着补出。……因此，初版时我们就根据“书业公记”本把这一段补了出来。

大约是受其影响，又过了12年之后的1992年6月，江苏古籍出版社的“新批本”《西游记》还是毫不犹豫地断言明刊本中没有唐僧家世，该书的《校评说明》说：

现存明刊本《西游记》皆无唐僧出身故事。世传所谓唐僧出身的第九回单独回目，系清初汪象旭《西游证道书》开始补进去的，不是吴承恩的手笔，学术界已有论定。所以人民文学出版社重订再版他们整理的《西游记》时，仅将它作为“附录”，排在第八回后，四川文艺出版社从之。为了保持世德堂本等明刊本原貌，我们干脆把它驱逐出去。我们以为这才是保证了本书的完整性。

不是“很可能是有”，而是确有！更不能说“现存明刊本《西游记》皆无唐僧出身故事”，尤其不能“驱逐”！驱逐之后，“八十一难”如何解释？实际上，与世本同出于明万历间的朱本用整整一卷、八个章节、9400多字的篇幅讲述了从“唐太宗诏开南省”到“殷宰相为婿报仇”的唐僧家世全过程，比人文本据乾隆十三年（1748）问世的新说本补出作为《附录》的6700字唐僧家世更加详尽、丰富，笔墨生动，讲述传承故事的绘声绘色以及明代的语言特征和方言特点得到较为完整的存留。

比如，朱本关于殷小姐认子的一节写道：

殷小姐只见那大脚上无了一个大脚指头，先年托孤于金山寺法明长老处，故此咬下脚指为记。就在香囊内取出元咬下脚指，斗在那脚指上面，仍然安住，并无痕迹。

证道书、真诠、新说本、人文本作：

小姐叫他脱了鞋袜看时，那左脚上果然少了一个小指头。

朱本的描述情节鲜明，衔接紧密，古小说的文采特质生动亮丽，“斗”字的方言特色也极其突出。“斗”，对接的意思，淮海方言，至今广泛使用。证道书、真诠、新说本、人文本的相关部分缺少前后呼应，文辞黯然失色。再如，朱本写三藏见到母亲：

三藏曰：“今日得见老娘，不知相会又在何日？”母子大泪，甚难割舍。殷小姐临行，又嘱曰：“我的言语谨记在心，火速起身去寻婆婆与外公，勿得误事。”

证道书作：

玄奘悲啼甚难割舍。小姐临行，又嘱道：“我儿，紧记我的言语，火速起身，勿得耽误！”

真诠、新说本、人文本皆无此句，就是说，依据新说本的唐僧家世而

成的人文本“附录”，在袭承明代原著的相关文脉方面，连清初的证道书也不如，是经过再次删改的“三传手”了。所以，此次整理，在“托孤”、“飘江”这两个节点上，为了维系世本的完整性，我们在大众版中，趋从了证道书的文字，而没有像人文本那样照搬新说本。在校注版中，则严谨地对应明刊本。又如，朱本写唐僧寻找祖母，情、声毕现：

离开了刘家酒店，借问南门上头。行不二三里路，果有一个破瓦窑房。小和尚就在窑门外喊叫：“陈婆婆！”窑中恰似有人应声。那婆婆听得叫了几声，道：“敢是我陈光蕊来也！”

证道书、真诠、新说本、人文本作：

问到南门头破瓦窑，寻着婆婆。婆婆道：“你声音好似我儿陈光蕊。”

证道书、真诠、新说本、人文本的附录不但缺少情节的衔接和形摹的描摹，寡情无味，而且也缺乏应有的从容，行文仓促，笔墨生涩，相形见绌。

细审明刊朱本的唐僧家世也可辨析出清刊本即人文本“附录”的一些讹误。如朱本写道：

即时遂问渔人道：“这鱼那里打得来？”渔人道：“离店南十五里洪江内打得来。”

朱本的“店”，证道书、真诠、新说本、人文本作“府”。此时，光蕊一家在途中的万花店旅馆居住，并未到达江州任所，不是“府”。又如，朱本写道：

你可带这血书和汗衫前去，只做题缘，径至江州，化入私衙。

朱本的“题缘”，指在簿子上题写被化缘人的名字，无误。朱本此页的插图题字就是“题缘抄化”。证道书、真诠、新说本、人文本将“题缘”，改作“化缘”，既不贴切，又两次用“化”字，失韵。

在写殷小姐借施舍僧鞋去寺中时，朱本特别交代：

殷小姐就引一个得力心腹之人即同前去拜辞刘洪，径至舟边，王、李二衔接了小姐，护送上船，那稍水就别了王、李二衙，将船撑开。

真诠、新说本、人文本作：

刘洪即唤王、李二衙办下船只，小姐带了心腹人同上了船。

按常理，王、李二衙是应该随行、监视殷小姐的。朱本明写王、李二衙没有与小姐同去金山寺，是为了照应殷小姐与三藏母子的秘密会见，这样就增强了故事的合理性、可信性。清刊本、人文本没有了这个颇为要紧的

细节。

此外，真詮、新说本、人文本的唐僧家世，迁就封建道德的标准，将殷小姐的形象拔高了很多。

朱本写殷小姐屈从强盗后“思暮（慕）前夫”。证道书作“思念亲夫”，真詮、新说本、人文本作“思念婆婆、丈夫”。又多出“我婆婆不知音信”。是在强调殷小姐不只挂念丈夫，而首先是“婆婆”。再如，朱本写小姐自缢被救，最终阖家团圆，正是民间故事里追求花好月圆喜剧结局的体现：

羞见父亲，就将绳索自缢……江流和尚……解去绳索。

清刊本极力“卫道”，着意地维系着高僧之母的名节和贞操，一定要殷小姐“殉节”，特意补出：

后来，殷小姐毕竟从容自尽。

这一主旨，当与除朱本以外的明刊本删去唐僧家世的出发点如出一辙。殷小姐的自尽，导致唐僧家世本身的团圆喜剧转变为悲剧的落幕。“团圆”，本是《西游记》的主题，唐僧家世故事的原型素材原本称作《团圆记》，而且，流传至今。“团圆”也是许多民间传承故事乃至许多明代小说的主题。证道书中汪澹漪就此的笺评是：

相府团圆乃小团圆、假团圆，到五圣成真，方才是真正大团圆。

又如新说本里张书绅就此节点的注释：

本末终始，一笔俱动。

而清刊本的这一删改，几乎是对《西游记》主题的颠覆。

朱本也较多地保留了民间传承中惩恶扬善和弘扬正义的精神追求。而清刊本则较多地体现了士大夫阶层的正统观念以及“出家人不杀生”的宗教信条。如朱本在陈述擒拿刘洪时写道：

杀进。江流和尚奋勇当先。

此句，被清刊本删除。尤其要紧的是，明刊朱本的唐僧家世与世本在基本属性上的一致性值得我们充分重视。人文本在第2版《关于本书的整理情况》中就唐僧家世一节说：

虽然补出的文字没有什么描写，没有像各回所有的那些韵语。内容上还有重复和前后不能照应之处。

这些问题的产生正是因为没有直接对应明刊本中的唐僧家世所致。细审朱本，唐僧家世的铺陈中，共有8首韵语，开头的韵语与世本第九回的开头韵语完全相同；除第八节《殷丞相为婿报仇》外，第一至第七个节点的末尾皆有一段韵语，此正是世本与朱本内在关联的体现。而人文本据清刊本所

补的“附录”，通篇无一首韵语，此等疏漏，使之与底本——明代的世本——相拼接，生硬而突兀。

因为没有与明刊本唐僧家世衔接，人文本的附录与第九回之间出现了明显的重复。人文本“附录”的开头是：

（话）表陕西大国长安城，乃历代帝王建都之地。自周、秦、汉以来，三州花似锦，八水绕城流，真个是名胜之邦。彼时是大唐太宗皇帝登基，改元贞观，已登极十三年，岁在己巳，天下太平，八方进贡，四海称臣。

人文本从世本第九回的开头又写道：

都城大国实堪观，八水周流绕四山。多少帝王兴此处，古来天下说长安。

【此单】表陕西大国长安城，乃历代帝王建都之地。自周、秦、汉以来，三州花似锦，八水绕城流。三十六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华夷图上看，天下最为头，】真是奇胜之方。今却是大唐太宗文皇帝登基，改元【龙集】贞观。此时已登极十三年，岁在己巳。且不说他安邦定国的英豪，与那创业争疆的杰士。却说……

第二段除增添了14个字（见上段[]内），删除一个“话”字，余皆与明刊本唐僧家世完全一致（见本书《补录》“唐太宗诏开南省，殷宰相为婿报仇”首页）。

世本第八回的末尾所写是观音和木叉“变作两个疥癞游僧，入长安城里”“隐遁真形”寻取经人，却没有关于长安城的描述。因为没有唐僧家世一节，只好在第九回开头截取了明刊本唐僧家世的帽子，虽然戴得勉强，却又因用了一句“且不说他安邦定国的英豪，与那创业争疆的杰士”作为转折而与下文衔接，转入第九回的正题，看不出明显的重复累赘。作为流行本的人文本，却因照抄清刊本的第九回为“附录”，造成了相连着的“附录”和第九回之间的重复，而且皆是在开头出现的重复，犹如头脸上的赘生物，就一部经典而言，是难以容忍的。值得一提的是，此等难以容忍的重复，从清刊本的“第九回”到人文本的“附录”，在数千万册《西游记》的流行本中，被重复了300多年。

为了在交代长安盛况、朝廷大政之后，转写山野江湖的渔翁、樵子，世本用一句话调转了笔锋，作为上下文拼合的接口后，与朱本卷五的开头相同：“却说长安城外泾河岸边，有两个贤人：一个是渔翁……”

通过朱本与世本的逐字比勘，其间的一致性及其紧密的内在联系，还

清晰地体现在朱本的第一卷至第七卷和世本的第一回至第十五回后半（即观音收伏小白龙后），两者在情节、造句、选词甚至择字上的相同，使我们相信：二者可能出于一人之手，至少是同出于一个底本。指说朱本是粗率的删节本，难以成立。朱本不仅较世本多出许多词句，而且多得并不“蹩脚”，也不盲目。如：朱本卷五多出的四句韵语：

禁鼓声催永夜阑，五更朝内马嘶寒。绛纱影里堪所处，犀角金鱼系玉鞍。

朱本的卷五《太宗诏魏征救蛟龙》和卷六《还受生唐王遵善果》在叙述唐太宗的两班文武时，皆比世本多出了陈光蕊，显然是照应比世本多出的唐僧家世。因为，朱本中唐僧家世的末尾，陈光蕊已被“宣”为“丞相”。世本刊落了唐僧家世与在文武排班中没有了陈光蕊一样，出发点一致。但是，世本在老龙托梦、太宗梦醒后的第一次写文武排班时，与朱本一样，皆排出了陈光蕊的岳父、江流儿的外公殷开山。我们推测包括唐僧家世在内、写得十分从容的朱本前七卷可能早于世本并与世本有最为紧密的内在联系，上述这些表征是值得重视的。

朱本中的唐僧家世与元、明杂剧的较为直接的袭承关联也是清刊本和人文本的“附录”所不能比附的。朱本在殷小姐生下江流儿时，写道：

太白金星嘱曰：“满堂娇，满堂娇！……速将此子远避，吾神已退！”

证道书、真诠、新说本、人文本皆无此句。此句，使人联想到元、明杂剧《二郎神锁齐天大圣》以及《二郎神醉射锁魔镜》中神魔人物的自称。另外，朱本写陈光蕊的籍贯：

却说海州弘浓县，离城十里聚贤馆。

真诠、新说本、人文本只说：

此榜行至海州地方。

“海州弘农县”，早见于杨讷《西游记杂剧》的第一出《之官逢盗》，在如来佛的御前会议上，观世音明确地推荐了海州陈光蕊的儿子：

现今西天竺有大金藏经五千四十八卷，欲传东土。诸佛议论，着西天毗卢尊者托化于中国海州弘农县陈光蕊家为子，长大出家为僧，往西天取经阐教。争奈陈光蕊有十八年水灾，老僧已传法旨于沿海龙王，随所守护。

朱本不仅在“海州”“弘农县”和“龙王”、“巡海夜叉”等节点上与《西游记杂剧》相衔接，为了唐僧家世的铺陈，写海州如数家珍：

关于重新整理《西游记》的几个问题

忽一日，前去海州城内去买文房四宝。行至十字街头，只见城市中无数众人唧唧喁喁，纷纷看榜。那陈光蕊且不问人，将身济进。拨开众者，仰头一看，却是唐王一道招贤的黄榜，颁行天下：“但有读书士子，前赴长安应试，举用贤材，除授爵禄。”光蕊读罢，不胜欢悦。

真诠、新说本、人文本无此段文字。早在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开始编修的《隆庆海州志》，在《街市》中首载十字街：“十字街，在州治西，四通皆有集市。”继而，又在《坊巷》里写道：“营房小巷，城四隅有之，俱通十字街。”《隆庆海州志》的倡修者及序作者陈文烛与《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深厚的交谊和密切的过从也清楚地记录在吴玉搢的《山阳志遗》中。显然，朱本的此段文字与《西游记》作者的生平和行迹相关。明刊本唐僧家世中被清刊本、人文本删除的部分对《西游记》的成书和作者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资料；近年陆续发现的相关吴承恩的文献也有值得注意的提示（详见：《江苏灌南刘氏墓志与吴承恩的祖居地》，《文物》2011年4月，第四期）。

关于世本、朱本、杨本各自的属性及其间的关联，已有鲁迅、胡适、郑振铎、孙楷第诸公的多次考订，加之今人的详加论证，建树很多。但至今尚未确立一个公认的结论。现在，仅依唐僧家世的相关差异去推断世本与朱本之间的袭承关联，还过于单薄。可是，通过明刊本《西游记》的初步汇校和《西游记》的重新整理，世本与朱本的前七卷最接近原著的生态特质有了比较清晰的突显，在没有发现其他明刊《西游记》中的唐僧家世之前，重新整理本《西游记》以朱本的卷四为底本补录唐僧家世当是较好的选择。

因为能够确认明刊本中有唐僧家世，此次重新整理本，去“附录”，设“补录”。回题从朱本卷四的第一节和最后一节的节题：“唐太宗诏开南省”、“殷宰相为婿报仇”；全面、逐字比对与之相关的清刊本《西游证道书》、《西游真诠》、《新说西游记》等文字。在维系明刊本唐僧家世故事之完整及其原始风貌的同时，就具有重要价值的问题，提出必要的考订。比对人文本“附录”所作的勘误，也在校记中陈述。

就古本及当今流行本的全面堪误

世本虽有残缺漫漶，但被公认为《西游记》最早的善本。其应该是出自稿本传抄或书坊刻工的许多疏失、讹误一直被历年的刊本沿袭至今，以致我们缺少最为完善、精纯的西游经典可以袭承。这种疏失、讹误表现为：

第一，缺字很多，又被后人误读。

世本第三十七回的“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竹”字缺，人文本从李本释读为“道”。查《全唐诗》第七函唐人李涉《题鹤林寺僧舍》的诗句原为：“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世本此句前还有“正是”二字，显然是引文，人文本也将引诗加上了引号，当照录原诗，不能将“竹院”改作“道院”。太子之所在和所指，是“宝林寺”以及在宝林寺里进行的和尚修理“佛殿佛像”之事，“道院”何来？《全唐诗》还收有李涉的《春晚游鹤林寺寄使府诸公》，此处所指，绝非“道院”。

第二，自相矛盾，纠葛不明。

世本第四回“官封弼马心何足 名注齐天意未宁”中，写哪吒有“六般兵器”，头一种就是“斩妖剑”，再就是：“砍妖刀、缚妖索、降妖杵”，外加“绣球儿、火轮儿”。兵器名称中间皆有个“妖”字，没有“腰”字，更无“软腰”一名。世本第五十一回的“是那六般兵器？却是砍妖剑、砍妖刀”，人文本从李本改作“砍妖剑、斩妖刀”。哪吒既没有“砍妖剑”也没有“斩妖刀”。如为了“砍”字不重复，则应将“砍妖剑”改作“斩妖剑”。因第四回已交代：哪吒首先亮出的武器就是“斩妖剑”。类似的错误，还不止一处——世本第八十三回的“早有那三太子赶上前，将软腰剑架住”，应作“将斩妖剑架住”，因前文有：“待我取砍妖刀砍了这个猴头”。人文本却改作“将斩腰剑架住”。李本仍作“将软腰剑架住”，皆误。

世本第三回“四海千山皆拱伏 九幽十类尽除名”中明白地写着：“南海龙王敖钦、北海龙王敖顺、西海龙王敖闰。”同一回紧接着又写作“北海龙王敖闰说：‘说的是，我这里有一双藕丝步云履哩。’……西海龙王敖顺……”第四十三回“黑河妖孽擒僧去 西洋龙子捉鼉回”又称西海龙王为“敖顺”。黑河水神向大圣告状时指鼉龙说：“原来西海龙王是他的母舅，不准我的状子。”人文本虽然在第三回紧接着更正为“西海龙王敖闰”，但在第四十三回之后连连错写：“敖顺即唤太子摩昂”；“敖顺道：‘此正谓龙生九种，九种各别’”；“且饶他死罪罢，看敖顺贤父子之情”。世本第四十五回写“行者又谢了敖顺道：‘前日亏令郎缚怪，搭救师父。’”，此4处的“敖顺”，都是“敖闰”之误。而且，世本写孙悟空劫下鼉龙写的信是给“二舅爷”的，但龙王兄弟中的老二应是南海龙王敖钦，西海龙王是老四。第三回写南海龙王面对猴子的敲诈大怒，西海龙王敖闰说敖钦：“二哥不要与他动手……”可见，二舅爷既不是敖顺，也不是敖闰，而是“敖钦”。“令郎缚怪”，是指第四十三回西海龙王敖闰之子的“西洋龙子摩昂捉怪”，是西海龙王敖闰帮

的忙，猴子怎么会向北海龙王敖顺道谢呢！人文本从李本、世本照般讹误，又没有加注。如果，为了自圆其说，将世本指称四海龙王名字的第一句话改作与后文一致，则可少一些自相矛盾，现在，我们面对的所有的本子就这一称谓皆乱成一团。而这一明显的疏失，从《西游记》名著问世至今400多年，从未得到修正。

第三，择字疏失，情节相悖。

世本第九十三回的玉兔“将绣球取过来，亲手抛在唐僧头上。唐僧着了一惊，把个毗卢帽子打歪，双手忙扶着那球”，应作“双手忙扶着那帽”。毗卢帽，是汉族地区僧人作法时戴的帽子，上加“五佛冠”，常见于地藏王和唐三藏的塑像，此帽在佛徒心目中的紧要，不言而喻，《西游记》作者自然清楚。此刻的唐僧第一反应应该是扶正毗卢帽，不是“扶”绣球。而且，与“球”搭配的动词，不是“扶”，是“接”。此刻，精神象征的毗卢帽子已经被打歪的和尚，还要先去“扶球”？此非唐僧，而是八戒。李本、人文本皆未作修正。

明清刊本、人文本以及现今各行业、各地区出版机构的《西游记》，讹误的性质及其产生的原因，可以归结为“题材、史料的抵牾”，“人物、地望和情节的错位”，“字、词的误解和错读”，“削减世本语言的时代特色”，“误会、掩盖世本的方言现象”，“淡化戏剧、说唱等古代文学形式对世本的影响”，“标点的疏失”，“注释、注音的讹误”以及“改简为繁、改熟作生”等9个方面，今分述如下：

1. 题材、史料的抵牾

这一方面的例证很多，仅以第六回杨二郎的身世为例。

世本的“两劈桃山曾救母，弹打**梭**罗双凤凰”，前句的“两”，与下句的“双”字对应；杨闽斋本、闽斋堂同世本，可知并非误刻。关于二郎神的传说，有多种版本的口碑和文献的流传。比如，二郎劈山救母并非一次成功，其母出山后被“晒化”，二郎又担山“赶日”、“压日”，此说就是明显的印证，而李本、新说本、人文本改作“斧”。显然，为维系故事的原始生态，不应更改。另有关于二郎可以“七十单三变”的陈述，在野史传说以及与西游故事相关的文献中也有明确的记录，世本第五十二回就有“灌江小圣把兵扬，相持七十单三变”的韵语。凡此，皆不应轻易地更改。

将世本第六回的“弹打梭罗双凤凰”改作“弹打梭罗双凤凰”。此处的“梭”，是娑罗树“娑”字的异体字。左边是“木”，右边同“梭”字的右边。

娑罗树除了被指为掩护释迦牟尼涅槃的娑罗树外，中国有一种属于“梧桐科”的娑罗树，与二郎神用“金弓银弹”打落梧桐树上两只凤凰的传说故事相关。《燕京岁时记》还记录了一种能于空中接弹儿的“梧桐鸟”，“市儿买而调之……谓之‘打弹儿’。”人文本没有注意到该字的右边不是“椶”的右边，又不管没有“棕罗”这种树，径从李本改为“椶”，椶罗变做“棕桐”，与凤凰无关，椶罗树上也落不了“双凤凰”。

世本写二郎“真君”“踏弩张弓”，“踏弩”，指可以用机括脚踏发射的弓，也可配合一般的弓以提高力度和准确率，行军时可放在膝下的箭囊一起。弩机在海州有大量的出土，曾代理过东海（县治在海州苍梧山，即云台山下，县境有汉末农民起义军驻扎的营地，吕母、谢禄、董宪等首领曾在这一带活动、驻扎）县令的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器用》里也写过在海州出土的弩机：“予顷年在海州，人家穿地得一弩机，其望山甚长，望山之侧为小矩，如尺之有分寸。”杨闽斋本、李本、闽斋堂本同世本，人文本则从新说本改作“搭”。

世本写猴子“变鱼儿”，二郎则变作一只“青庄”，要啄。青庄，指“苍鹭”，一说“信天翁”。清人厉荃的《事物异名录》转引《正字通》说：“信天缘，俗名青翰，一名青庄。”清人李元的《蠕范·物知》：“青庄也，信天缘也，长喙修项，高足颓尾，不善捕鱼，终日凝立，不易其处，鱼过则取之，或候鱼鹰所得而坠者，拾以自食。”淮海地区，至今仍然称此种精瘦、腿长的鸟为“青庄”，并称长得精瘦的人作“像个青庄似的！”世本无误，李本、闽斋堂本同世本。新说本、人文本改作“青鹞”，鸟名中罕见“青鹞”；鹞，尾长，小喙。低飞于草甸和沼泽上，觅食鼠、蛇、蛙、小鸟和昆虫，与青庄差异甚大。

世本第六十一回的“只见那火焰山土地神”，人文本从李本改作“只见那火焰山土地”。接下来的韵语里又有“土地助力结丹头”，李本、人文本又皆从之未改。世本对此类土地神的称谓，或“土地”；或“土神”。作为一本小说，倒也无可厚非。作为古籍整理深究起来，“土地”和“土神”很不一样。“土地”，乃土地之主，本由先秦时期的“社神”演化而来；“土神”则是“土木之事，其时日方位、所值之神”，“移床治壁，必先祭土神”。凡此，只要无大谬，皆应各从底本，不作更改。

2. 人物、地望、情节的错位

世本第十六回，三藏对悟空说“……汝是个畏祸的，索之而必应其求可也。不然，则殒身灭命，皆起于此，事不小矣。”人文本、李本皆同，此